

奥威尼·卡露斯 等◎著

台湾

少数民族作家

①作②品③选



作家出版社

台湾
少数民族作家
作品选

奥威尼·卡露斯 等◎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 / 奥威尼·卡露斯 等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63-7484-2

I. ①台… II. ①奥…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台湾省 IV. ①I218.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4180 号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

作 者: 奥威尼·卡露斯 等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4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84-2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吕正惠 蓝建春

—

台湾少数民族在语言上都属于南岛语族，根据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看法，他们有的是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的，有的是从东南亚群岛迁台的。根据语言学家的看法，台湾的南岛语至少形成于六千年前，但从历史、考古的角度来看，他们其中一些人在更早之前就来到台湾了。在福建、广东的汉人开始迁台之前，他们已在台湾生活了至少数千年之久。

从17世纪开始，福建、广东的汉人逐渐移民台湾，其中以郑成功率领漳、泉军民击退荷兰殖民者入住台湾规模最为宏大。清朝康熙年间消灭郑氏政权，将台湾隶属于福建省。此后，闽、粤移民日渐增加，至嘉庆年间（19世纪初），台湾汉人人口已超过一百八十万，到光绪年间（19世纪后半叶），汉人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万。

当汉人移民大量涌入，开荒垦田，平地少数民族（后来习称平埔族）由于人数相对占极少数，很迅速地被汉化了。综合历史资料及日本人的研究，这些平埔族有：噶玛兰（宜兰、花莲）、猴猴（宜兰）、凯达格兰（基隆、台北、桃园）、道卡斯（新竹、苗栗）、巴布拉（台中）、巴则海（台中，后迁南投）、邵（南投日月潭）、巴布萨（台中、彰化）、洪雅（台中、彰化、嘉义

的山麓地带)、西拉雅(嘉义至屏东的沿海平原)。目前只有少数的噶玛兰和邵族能够分辨出来。

清朝时,统治者为了维护台湾内部的稳定,特别在平地与山地之间,立石为界。山地少数民族,清朝不派官治理,也不准汉人越界侵入,让他们按自己习俗生活。因此,清朝时候的官吏对山地内部少数民族的状况并不清楚。

日据时期,日本人首先进行“剿蕃”,将山地少数民族(他们称之为“高砂族”)全部列入管治,并将居住在深山地区的族群强迫迁移到较低的山区(主要是泰雅和布农)。接着对高砂族全面进行同化,甚至要日本退役军人与高砂族女子结婚。日本人的做法,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此后稍有调整。因为必须进行“蕃地行政”,所以日本人以西方人类学的方式对高砂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由此才产生了高砂族共有九族的分辨,即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

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除了短暂时期将高山少数民族称为“高山族”,不久即改称“山地同胞”(简称“山胞”)。国民党的“山地行政”的主要方针就是把山胞平地化,也就是进行汉化。1960年代台湾急速现代化之后,山胞的生活受到强烈影响。一方面,山胞的土地被私下(非法)购买,另一方面,山胞的青年被劝诱下山充当廉价的劳动力,年轻女性被诱卖为娼妓,还有许多女性以买卖方式嫁给老兵,凡此都导致了山胞传统社会的逐渐解体。(反过来,1990年代输入外劳后,他们又被迫返回山上,靠传统土地勉强维持生活。)

1970年代台湾民主化运动(台湾习称“党外运动”)日渐崛起。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展开,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被提了出来,包括山胞问题。涉及山胞问题的运动,当时称之为“原住民运动”。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产生,其实就是少数民族运动

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受到少数民族运动的影响，1994年台湾当局把沿用已久的“山胞”之称，正式改为“台湾原住民”。不久，又将住在兰屿岛上的雅美族改称“达悟”（1998年）。2000年后，又先后增立了邵族、噶玛兰（因为这两种平埔族尚有极少数遗留）、太鲁阁（从泰雅分出）、萨奇莱雅（从阿美分出）、赛德克（从泰雅分出）。这样，台湾少数民族就有了十四族。

二

台湾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为少数民族正名，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其次，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土地，不再让他们的土地流失；更重要的是要正视台湾现代化以后少数民族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包括劳动受到剥削，以及大量的少数民族女性沦为娼妓。所以这个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基本上是以抗议作为主导。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家有莫那能（排湾人，诗人）和田雅各（拓跋斯·塔玛匹玛，布农人，小说家）。

莫那能因过度劳动导致先天眼疾提前发作，最后两眼全盲。莫那能洞察了当时台湾社会中种种不公不义的关系，应用部落民谣风的形式来加以控诉，其心血结晶即为诗集《美丽的稻穗》。其诗质极具重量感，因而激昂了一整个世代从事少数民族运动的部落子弟及其汉人支持者，《恢复我们的姓名》为传颂一时之作（莫那能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田雅各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最后的猎人》，虽然只是简单描写了一个布农猎人的故事，但却透过猎人无法生存之命运，严正地预示了台湾山林生态崩溃的重大危机，从而也

是布农人生态文化存续的临界点。《情人与妓女》则描绘了少数民族少女走入都市的惨痛代价。

属于这个世代小说家，还有陈英雄（谷湾·打鹿勒，排湾）、田敏忠（游霸士·挠给赫，泰雅）、奥威尼·卡露斯（鲁凯）、霍斯陆曼·伐伐（布农）。陈英雄于1971年推出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梦痕》（2003年再版时改名为《旋风酋长——原住民的故事》），乃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中最早的一部现代小说集子。《高山情温》《旋风酋长》两篇，尽管多少认同于国民党的统治，但还是流露了些许少数民族特有的部落色彩，包含淡淡的特属于现代社会中原始部落的族群性哀伤。

田敏忠的《最后一杆枪》《赤裸山脉》《丸田炮台进出》等短篇，既写下了受难的控诉，同时也表现了少数民族激切的一面。在《永恒的归宿》中，奥威尼·卡露斯则明白地表现回归祖灵信仰的神圣宿命。到了霍斯陆曼·伐伐的小说《生之祭》，主旋律亦已逐渐从控诉、悲伤，转为向部落子弟启迪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小说中，霍斯陆曼·伐伐描写了布农人既关心生命、亦关涉到生态的养成过程。孩童毕马跟随父亲进入山林的过程中，首度体验到布农人身份及其背后的生态文化传统之意义。诗人温奇（排湾）也属于这个世代，他的《山地人三部曲》，短短三行即将少数民族处境描摹得淋漓尽致、动态十足。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少数民族文学逐步展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早期执着于受难、控诉、批判的沉重感，慢慢展现了与少数民族族群形象更为契合的达观、乐天情调。当然，始终贯穿其中的则是前后期共通的少数民族族群使命，重新探寻、祖灵传统的信念，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的自我认同。这些作品，具有更轻松诙谐的语调、更多元宽广的创作企图、更坚定的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信心，更有自觉性的少数

民族族群各类元素的挥洒应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神话传说、信仰仪式等等。

这些转变的征兆，都可以从瓦历斯·诺干（汉名吴俊杰，泰雅）的散文随笔集《戴墨镜的飞鼠》（1997）中看到。该书以诙谐、轻松的语言，表达了泰雅人被迫逐渐远离山林生态的愤怒；同时还指出，导致山林生变的源头，在于现代文明种种掠夺、以及汉人管理式的生态思维。相对于此，在作品最后，瓦历斯·诺干不无巧妙地藉由泰雅老人 Si-zei 登场讲述的一番调侃，展示出泰雅人的生态观点。另外，前一个世代的孙大川（卑南）擅长发掘部落感人的故事，以报道文学的方式描述部落的生活，对这种新风格也有所启示。

更年轻的一代，进一步发展了少数民族幽默的、诙谐的、开朗的情怀。同时，还取材于神话传说，以及少数民族近代历史的遭遇。其中尤以巴代（卑南）的长篇小说《笛鹤：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2007）、《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2010）最为典型。其他几位较为晚成的作家，像伊替·达欧索（赛夏）、乜寇·索克鲁曼（布农）、里慕伊·阿纪（泰雅）、拉黑子·达立夫（阿美）、启明·拉瓦（泰雅）等等，或专注于重新回归部落传统生活，或乐于记述嘉年华般的部落庆典，也都共同丰富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貌。散文家利格拉乐·阿女乌（排湾）的散文也承袭了这种风格，在《眷村岁月的母亲》《祖灵遗忘的孩子》《离乡背井梦少年》诸作中，除了爬梳自家父母年轻时期的家族往事之外，同时也侧写了同样时代下相似遭遇的一群人。

在这一世代中，更具个人风格的乃是夏曼·蓝波安（达悟）与亚荣隆·撒可努（排湾）的散文书写。夏曼·蓝波安自1990年回返故乡兰屿后，开始重新学习与海洋相处的部落生态

文化传统，在其作品中经常藉由达悟族老人的智慧言说与个人的体悟，传达出种种的讯息。在《海洋朝圣者》中，既流露了作家从汉化、现代化都市与知识生活中回归部落生活的巨大困惑，同时也表达了重新寻找传统达悟人射鱼捕鱼的独特技艺与重新建立部落族群认同的心灵需求。

亚荣隆·撒可努，跟随台湾少数民族前辈作家的脚步，继续书写着部落生活中的山林生态。《飞鼠大学》《山猪学校》《猴子大王》《走风的人》，以诙谐、逗趣的语言，描绘着排湾族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巧妙关系，既对立、竞争，又相互激励成长。《小米园的故事》《小米的故事》《VuVu》等篇，则透过 VuVu（祖母）、祖父的谷物种植经验，以穿插部落传说的语言文字，诉说着排湾人对于种植作物、田野物种之间的生态体认。

收录在本书中的少数民族诗人，尚有卜裘（汉名林圣贤，布农）、董恕明（卑南），以及更年轻的沙力浪（布农）。卜裘热心于推广少数民族文化，与大陆蒙古族多有往来。董恕明的《说史》《百年一瞬》《感觉良好》，显示了强悍又脆弱、感性细腻的诸般面向，同时开展出历史深邃时间的可能性。沙力浪的《笛娜的话》《走风的人》《迁村同意书》，除了承继少数民族特有的部落民谣风格之外，也传递了新一代少数民族族群，在经受更深、更复杂的汉化与现代化教养中，难以轻易切割的族群关系与自我定位。

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现代书写成果，当然不是本书所能涵盖。但透过这本选集，期望能够为大陆读者，慢慢打开一条路径，以便进一步去接触部落社会的现代后裔，那种独特的心灵，以至于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凯歌与嘉年华。

目 录

CONTENTS

序 吕正惠 蓝建春 · 001

奥威尼·卡露斯作品

好茶的人瑞 · 003

永恒的归宿 (Ka-balhivane) · 005

莫那能作品

全新的感觉 · 027

恢复我们的姓名 · 028

归来吧，莎乌米 · 030

卜袞·伊斯玛哈单·伊斯立端作品

Sinpakadaidaz tu asang · 035

爱的家园 · 037

Maz a kausia Lamungan a daan hai ka tasa · 039

回祖灵地的路就只有一条 · 041

夏曼·蓝波安作品

海洋朝圣者 · 045

瓦历斯·诺干作品

当世界留下二行诗 · 069

巴代作品

斗法 · 079

母亲的小米田 · 129

启明·拉瓦作品

巴万的部落教室·139

猎人乌敏下山·147

董恕明作品

说史·155

感觉良好·156

秋·157

百年一瞬·158

初萌·160

亚荣隆·撒可努作品

走风的人·163

飞鼠大学·171

乜寇·索克鲁曼作品

豆类妈妈的故事·179

沙力浪·达岌斯菲莱蓝作品

迁村同意书·189

在图书馆找一本酒·190

笛娜的话·192

走风的人·194

里慕伊·阿纪作品

山野笛声·199

都嫁汉家郎·204

霍斯陆曼·伐伐作品

生之祭·211

猎人·242

奧威尼·卡露斯
作品

关于作者：

奥威尼·卡露斯，男，1945年11月生。鲁凯人作家。毕业于三育基督学院企管系。奥威尼的舅公为鲁凯人史官，故有关鲁凯传统历史及礼仪的知识，大都得自其舅公的教导，这也促使奥威尼在日后关注鲁凯人部落的历史文化。1990年，奥威尼重返故居“旧好茶”部落，从事部落的调查、书写与重建工作。主要作品有：《鲁凯童谣》《云豹的传人》《野百合之歌》及《诗与散文的鲁凯：神秘的消失》等。

好茶的人瑞

勒格韧格（Hegelege）老人家在好茶部落的族人中，算是高年龄的，虽然她的年龄并不确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日本人第一次到大路马可（大南社）的风声传到好茶时，我已经是少女了。”

力大古还在世时，称呼勒格韧格“依那”（Ina-），即姑妈之意，因为她是力大古父亲的堂妹。力大古为他的姑妈的年龄作如此的解释：“当我们还是未满五岁的小孩，我的姑妈勒格韧格已经是大小姐了。”由此可推测他们的年龄大约相差十八至二十岁。勒格韧格老人家很晚才结婚，她回忆：“我的同辈中不论男女，已经结婚了，连我的晚辈都比我先结婚。我的父母亲都为我嫁不出去而担忧。”

他的父亲是来自排湾人一拉瓦尔群的达拉达来（Darladalai），名字叫查马克（chamake）和已故力大古同一血统，母亲是来自达都古鲁社的拉苏拉马尼家族，这个家族的特性是在遗传上都是长命百岁，而勒格韧格老人家有那么惊人的生命力，可能源自于这个母系血统。此外，勒格韧格矮小型的身材是承袭外婆古茶布安的巴给达外（Palaidavai）家族。这个家族都是矮胖型的体格，男性不超过五尺，女性则不超过四尺半。虽然是矮胖型体格，但是身量比例极为正常，而且轮廓非常俊美又拥有较高的智慧，并不是那种侏儒型（畸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凯好茶人存在之先，有一族群达利卡

哦格勒（Tharikaegele 矮人之意），较我们现在的人矮小许多。在我们刚移民来古茶布安时，他们帮助族人们打石板、搬运石板、盖石板屋，甚至在缺粮时，还为我们到地下城采粮。但是，这个族群突然从人间消失，不知去向，留下非常有限的口述传说，口述中提到他们古老的聚落（如：古茶布安、马低亚察安、给努拉尼）、灵屋——八个窗户、庞大笨重的石板都是矮人族群留下的遗迹。我们纳闷的是：这个家族——巴给达爱可能是我们失去的矮人族群。

在给努朗（Kinulane）即现在的去露社，他们口述中第一个人类——苏给拿利米（Skinadrimi）家族，自称是从岩石缝诞生出来的，而且开创给努朗聚落，包括灵屋也应该是他们兴建的，但他们却说是矮人兴建的。后来，苏给拿利米家族发现制造铁器及打铁的技术，并传授给古茶布安的巴给达爱家族，但没有成功，最后这项技术传授给阿路部落（Arubulu）家族才成功。令人质疑的是：这种不普通的技术为什么传授给巴给达爱，莫非巴给达爱这个矮人家族帮助过苏给拿利米兴建灵屋，教过他们打石板、搬运石板的方法？

勒格韧格老人家以如此惊人的生命力达到一百多岁的高龄，对时代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无论她代表的是巴给达爱家族抑或是已消失的矮人族群的后裔，她所留下的口述传说就好比历史文化的余辉，照耀子孙。

永恒的归宿（Ka-balhivane）

他去达都咕噜社（Tatukulu，相思树之意）向他的阿玛话别回来的路上，曾经走过的路，踏过的每一块石头和台阶，无不在述说：

“人生只不过是飘浮的烟影，重新来过已非昨日。”

快到加者膀眼社村落的休息区，在有树荫的地方用几块光滑厚实的大石板铺成的，曾经是他来往于加者膀眼社和达都咕噜社之间，在这树底下留恋地坐着、休憩日梦不计其数，而如今，从他已长了厚厚的茧（Lisapasapa）的脚底，无不在倾诉：

“一生再怎么奋斗，生命只不过是早晨的一滴露珠。”

他坐在那里，用他那一双锐利而明亮的眼睛，远近来回地扫视，环视四周一瞥，不一会儿又躺下来闭着眼睛忆起那一回猎到黑熊欢愉的往事。清风凉爽微微吹拂，枯叶落花轻轻飘落在他的身上，蔓藤类绽放着几朵紫色的牵牛花，这一切的情景，不时地勾起这两年来种种回忆。两旁的一草一木，无声无息地诉说着以往往来其间的点点滴滴。达杷哩露（Tabalhilu，一种画眉科的鸟类）在两旁一路为他歌唱着惜别和祝福。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他总是轻声地回应。

“祖先啊！伸出您们的援手祝福我们吧！”他轻声祈祷着，就在他不远的地方，啦啦依（Lalay）和吗莎细安（Masasiang）左右两旁相呼应声啼叫，他确信，这个是祖先的回音，此时，心中的盼望和安慰，如泉水般清凉悠悠进入他内心深处。他不

知不觉陷入瞌睡的梦中，置身在一处陌生而模糊的环境。一位陌生妇人拿着一捆已切得整齐的竹子提给他说：“这个是送给你的。”说了便突然消失。

他从睡梦中醒来，惺忪的眼睛用手揉一揉，在慌乱的心情下起身往回家的路上，一路忙着捡起柴火背回去，始终不能忘记刚才的梦。

在乐开（Drekay，高海拔之意）区忙忙碌碌地开垦好长一段时间。先是番薯田，再来是收芋头又另外开垦下一年的芋头田，最后是播种粟米田，那时道咕（Dauku）树叶嫩芽才刚吐出。才做完不久，趁着除草季节尚未来到之前，他决然向他的太太提议说：“要到巴鲁谷安以东狩猎，需要更完备的工具，因此，我想去达露玛克一趟采购打猎所需要的东西。”又补充说，“听说有一外来的民族已经来到他们那里，而且带进来很多好的东西，尤其是较新近的枪支和铁具。”

“需要几天？”太太问。

“来回大约需要七天的时间。”

“你有伴吗？”

“我和隔壁下方邻居一个好朋友加满乐（Chiamare）。”

“冬天不会下雨，请你放心。”他连着几天为他们两母子准备柴薪，太太则忙碌地为他的远行准备行装和路上要吃的食物。

有一个早上，他荷着他心爱的荷兰枪大力给，背着他太太已经准备好的行装，还有他们两母子的祝福。他们两个好朋友一一向他们的家属道别，不胜依依暂时的离别，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哦赛才走几步，又回来向他的儿子蓝豹（Langepao）亲一下说：“我要去拿你的枪，那个枪比较好看，所以你要在家要很乖！”他叮咛一番又再亲一下，之后，便动身离去。

“阿玛！阿玛！我等你回来……”孩子的回音不断地在背